

Villages
John
Updike
村落



他确信他们都想要自己的妻子……

他那个被隐藏起来的珍宝、

他那天真无邪的裸露者、

他那个海边的前处女。

张拉 译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3827

John Updike
VILLAGES

Copyright © John Updike, 200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落/(美)厄普代克著;张竝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297-1
I. ①村… II. ①厄…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290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尹晓冬
装帧设计:吴华桑桑

村落

[美]厄普代克 著 张竝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

ISBN 978-7-02-008297-1

定价:32.00

啊，爱情，让我们相互
坦诚以待！因为这世界，仿佛
我们面前的梦想之地，
如此丰富、如此美丽、如此新奇，
却毫无欢乐、无爱情、无光明、
无确信、无和平、无助益来抚慰痛苦……

——马休·阿诺德^①《多佛海滩》

① 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及社会评论家。他对当代“野蛮人”(贵族)、“腓力斯人”(中产阶级商人)及“平民”的风尚作了无情的抨击。

目 录

- 第 一 章 继续做梦吧,亲爱的欧文 1
- 第 二 章 村落之性——I 16
- 第 三 章 丈夫 32
- 第 四 章 村落之性——II 57
- 第 五 章 菲丽丝是如何被击败的 83
- 第 六 章 村落之性——III 106
- 第 七 章 去中弗斯镇的路上 121
- 第 八 章 村落之性——IV 141
- 第 九 章 康复 168
- 第 十 章 村落之性——V 199
- 第十一章 硬件的发展 226
- 第十二章 村落之性——VI 250
- 第十三章 你并不想知道 286
- 第十四章 村落智慧 321

第一章 继续做梦吧,亲爱的欧文

好长时间以来,他妻子醒得早,五点或五点半的时候就醒了。朱丽娅的生物钟节奏有时和欧文的并不协调,她醒来时会对他充满柔情蜜意,她的伴侣则在床上一动不动,在夜晚并不酣甜的睡眠中遨游。她搂住他,并不理会他还在睡觉的抗议,用一种轻柔却又无情的嗓音宣称她有多么爱他,她对他们的婚姻如何满心喜悦。“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

这是共同生活二十五年以后的事了。他七十岁,她六十五岁;她觉得自己的话很有新意,但有点让他不舒服:还能怎么样呢?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还给了别人这么多的痛苦。他们挺了过来,到了这儿,在另一边。她把他拉过来,扳过他的头,想要和他亲嘴。但他的嘴唇由于睡眠的缘故有点肿胀、麻木,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他的神经也来不及调节,这么做倒像在窒息他。这样去惹他,就像人们常说的,肯定没什么效果。他固执地不做出回应,一心想重返他那得之不易的梦乡,朱丽娅恋恋不舍地折腾了好几分钟后方才作罢,从床上起来,欧文心满意足地在她旁边空出的地方摊开身体,又睡了一两个小时。

一天早晨，在这样好不容易偷闲得来的最后一小时里，他梦到一幢从没见过的房子（房子破旧不堪，像是公共场所，比如膳宿公寓或医院），几个没脸的工作人员领着他进入一间屋子，屋里有一张床，像是他们自己睡的那张，是两张单人床连在一起拼成一张大床，一个男人——很年轻，从他柔滑的金色身体和丰满的臀部就可以看出来——躺在他妻子身上，像是竭力要苏醒过来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要隐藏起来。这时候，在旁边工作人员的暗示下，陌生人挪到旁边，欧文妻子同样仰躺着，一丝不挂的身体露了出来：松弛的白色腹部、因为重力而平展的乳房、她若隐若现的阴毛中宝贵的女性器官。她死了，是自杀。她找到了摆脱痛苦的途径。欧文想，如果我没有搅乱她的生活，她仍然会活着。他很想拥抱她，让她重新活过来，让自己啜饮她因不堪忍受他的存在而喝下的毒药。

然后，慢慢地，不情愿地，就像有人从百般难解的谜题中转移注意力一样，他醒了，当然她没有死；她在楼下弄出了咖啡的香味和早新闻的嗡嗡声；是几个男女开玩笑的声音。交通和天气，朱丽娅喜欢这两样东西，这些日复一日每天都会发生的偶然事件从来没有让她失去兴趣，尽管她三年前就不再每天去波士顿了。他能听见蓝橡胶拖鞋的声音，她坚持要穿这种鞋子，就好像她一直都很年轻，如此穿着便可以去海滩一样，她在厨房里噤里啪啦地走来走去，从冰箱、橱柜台面走到早餐桌，再走到水槽、垃圾粉碎机和洗碗机那儿，又走进了餐厅，给花草浇水。她爱花草出于同样的情感需要，也许就像她爱天气一样。拖鞋发出的噪音和从她脚步声里听出的危险——她老是会在楼梯上滑倒——让他生气，但他倒是很

喜欢看她稍稍有些多开的光脚趾，就像干活卖力的亚洲人的脚，她脚趾的小关节因为夹住拖鞋而变白。她身板小巧、结实、皮肤浅棕色；和他第一任妻子不一样，她身上的淡棕色皮肤显得光滑漂亮。

有些天，他半梦半醒时，只能通过回忆某个女人才能重新进入梦乡，阿丽莎、瓦妮莎、凯伦或非伊，六十和七十年代她们和他都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中瀑布镇。他的手紧紧攥住有气无力的鸡巴，重新体验某个她在他身下、他身旁、他身上，还有她把脸凑到他涨起来的老二那儿时他把她头发往后捋时的感觉，它的每一根神经都渴望着潮湿的、心照不宣的接触；可时光不再。春天惨白的阳光在百叶窗下方肆无忌惮地闪耀着。真实世界如同一头丝毫未受他的梦影响的老虎，等待着时机。该是起床、开始日复一日生活的时候了，他肉体上的乐观主义把每一天都看作通往未来无尽日子的第一天，但他的大脑——发达过度的智人种——知道这样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以为继。

所谓的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在他们那座隐秘的小山周围醒来；车辆一成不变的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地穿过松树、灰泥屋墙和远处密不透风的树林。报纸——他看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她看的《纽约时报》——已经送来。鸟儿早就忙活开了，知更鸟啄着小虫子，乌鸦钻进草坪捉虫卵，燕子在半空中逮蚊子，它们互相用快乐而又傻呵呵的暗语柔声柔气地呼唤着。他去浴室时冲楼下喊道，“早上好，朱丽娅！”

她也喊道：“欧文！你起来啦！”

“宝贝，我当然起来了；天哪，都过七点了。”

他们越老,说起话来就越像孩子。她的声音传到楼上,半是争辩半是玩笑:“你一直都是睡到八点的,因为你不用赶火车嘛。”

“亲爱的,你乱说什么呀!我从来没有睡过七点;我倒希望能这样呢,”他继续说着,但不知道她是否已从楼梯那儿走开,听不听得见他的话,“不过到底还是年纪大了,你倒是和鸟儿起得一样早。等着吧,你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都是些婚姻中的废话:说些冒傻气的暗语。他想,如果日子是计算机的话,它就会把主内存重新装满,像这样启动起来。事实上朱丽娅睡得比他少(就像他的第一任妻子菲丽丝那样),但她小五岁这个事实倒一直令他很骄傲,让他性致勃勃,比如他就喜欢看她穿蓝拖鞋时露在前面的脚趾。他也喜欢看她浴袍底下粉红色脚后跟往后缩的样子,她一步一步快速有力地走路时跟腱笔直的线条,和她那女性特有的外八字脚。

他等在浴室门外的时候,膀胱隐隐作痛,他们俩继续说着话,浴室就在往下通向厨房的楼梯旁。他心爱的朱丽娅在梦里赤身裸体躺着死去的形象,和梦境引起的负罪感(如果她在现实生活中自杀,就等于他杀了她)仍旧比每天醒后的所见所闻——墙纸上深褐色的玫瑰图案和柔和的金属光泽、新买的门厅地毯上鲜亮的米色厚绒、地毯下有弹性的地板、度日如年的一天,而这样数着时间过日子就像顺着破旧裂损、危险不堪的梯子横档攀爬一样——还要生动清晰。

当欧文对着搁在窗边的镜子剃胡子时,他那张被日光剥蚀的胖脸被毫不留情地放大了,脸的正面袒露在无情的光线之中,他听

见那只喜欢栖息在那棵最高的雪松树梢上的嘲鸫的鸣声，它发出一长串颤抖的指责声，指东骂西，对某件毫无进展的芝麻小事骂个不停。所有这些当地自然界的物种——鸟类，昆虫，花朵，花栗鼠、土拨鼠之类偷偷摸摸的动物，它们从洞里匆匆地跑进跑出，似乎猎枪马上就会把它们打爆一样——都有一张用自己的利害关系和交流方式织成的网；人类世界对它们而言，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躁动不安、一种不可思议的困扰烦恼、一种时断时续的纷纷扰扰，根本没什么致命的危害，对它们而言人类世界与如此丰富的有机物（垃圾、花园）也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是人类将这些馈赠到了大自然的台面上。它们藐视我们，欧文想。我们应该是它们的神，但它们不懂得像我们一样去顶礼膜拜——不懂深谋远虑、惊惶不安和精神上难以自拔的诚惶诚恐，而深谋远虑与这种诚惶诚恐形影相随，还创造了来生。动物无法辨别我们和其他野兽的区别，或者说我们和岩石、树木的区别，它们都在自顾自地为生存而痛苦挣扎。土地为蝎子、土拨鼠和恒河沙硕的蚂蚁提供了避难所；星星在加拿大黑雁、北极燕鸥、家燕和黑脉金斑蝶一年一度浩浩荡荡的迁徙时，为它们指引方向。我们只是它们羽翼下的小不点儿，我们肮脏贫瘠的城市只是捕食者和猎物在追逐过程中偶尔歇脚的地方。不，不是偶尔歇脚，因为许多物种，不单单地窖里的老鼠和阁楼上的蝙蝠，还有摩天大楼壁架上的老鹰和鸽子，如今更有要么大摇大摆、要么心惊胆战地在郊区穿行的鹿，以及宠物和害虫都将我们的城市当作了栖息地。

欧文绷紧下唇，用剃刀小心翼翼地刮着腮帮子。他刮的时候

尽量不看自己的脸，这从来就不是他想要的脸——鼻子太大、下巴太短。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缺陷，但又显得过于精明。近来，他嘴角的皱纹越来越密，眼睑皱皱巴巴，就像沙漠里的爬行动物一样，到了早晨眼睑上的皱褶就会纠结在一起，压迫他的睫毛。他痛恨自己眼中流露出的某种熟悉的感觉，它捉摸不定，却又令人恼恨。花粉。睫毛。破裂的毛细血管。在他身后，透过密不透风的树林，发动机、回火和倒车时鸣喇叭的声音让人感觉到了哈斯凯尔斯十字村这片穷酸的商业区的存在只有一两个街区那么长；而从他掩映于枝叶间的山顶住宅那儿，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形。尽管他能从楼上的窗户清晰地看见镇上的灯火，但从他的屋子里从来就看不见镇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从镇上倒可以看见他的房子。这让他高兴；如同他的意识，无影无形，却又至关重要。

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便认为只要他一醒，世界就会动起来。他醒来之前犹如他出生之前一样，是一片他想都没法想的虚空。他一直感到很惊讶，村落和城市的早晨怎么会开始得这么早，不单单鸟儿捕虫起得早，人也如此——上班族急急忙忙地赶六点十一分的火车，镇上水果店的老板已经从卡拉汉隧道附近的露天市场那儿开着卡车回来，年轻母亲和自己的孩子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已经慢跑完了好几英里的路，村里的闲人已经坐在战争纪念碑旁的长凳上，边上则是那栋老式的石砌消防站，它在面包店的街对面。面包师傅是个胡子拉碴的法裔加拿大人，由于抽烟太多有点鸡胸，他四点起床，寒冷的空气里微微飘散着烤羊角面包、肉桂卷和蓝莓松糕的香味。

欧文刮去最后一块肥皂沫的时候，脑子里都能看见这一切，他把短下巴冲前伸，这样就可以抻平下巴下面松弛的皱褶。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可以说消防站就是一栋精致狭窄的十九世纪建筑，卡伯特城市议员最近买回来的新式消防车勉勉强强开得进去，而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就坐落在卡伯特城的郊外；通常每次出去救火都是虚惊一场，由于每个车位之间只相隔几英寸，所以消防车开回各自车位的时候都会咋咋呼呼地鸣喇叭。战争纪念碑上的名字可不断增加，漆黑的嵌入式的表面上是白色活动的字母，碑外面装了玻璃，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死难者始于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①期间。人数死亡最多的时候是内战时期，接下来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冲突（两人）、越南战争（四人）和伊拉克行动（一人，这个士兵在沙特阿拉伯的贾巴伊尔机场从 C-5 银河货机上卸下六十七吨重的 M1A1 阿布拉姆斯重型装甲车时不小心被压死了）下面，给今后冲突中的死难者预留了很大一块地方。欧文颇为欣赏这种新英格兰的俭朴作风。他在这儿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一座村落。

第一座村落在宾夕法尼亚：柳条镇，人口四千，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它从路边小旅店逐渐变成了一座“长条镇”，四周是种着玉米和烟草的田地。马路沿着河流往东南方向，流经四十五英里后，终于通到了费城，不过这条马路在这儿被叫做米夫林大街，是以吉斯通州^②的第一任州长的名字命名的。另一处三英

① 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指一七五四至一七六三年间法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两国为争夺美国俄亥俄谷地上游地区的权属而战。

② 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别名。

里的地方坐落着一座中等大小的城市奥尔顿。奥尔顿，有建在连排房屋中的发黑的石砌厂房，把市区一分为二的铁路轨道，名叫猫咪胡同的红灯区，用普尔马石砌成的街角酒吧，仿伊斯兰宏大风格的大影院，和闹哄哄的猪肉餐馆。“宰客的小饭馆，”他父亲就是这么说餐馆的。他父亲很不喜欢在外面吃饭；他不喜欢被人伺候，尤其是被男人伺候，他觉得比起女服务员来，他们要价更高，态度更差；他不喜欢餐厅丰盛的食物，有时候吃完他会吐掉，表明自己对此毫不在乎；他不喜欢甜点、营业税和小费。欧文的母亲很胖，他儿子的童年记忆中只记得这一点，她特别喜欢吃，她会坐在那儿发火骂人，而她丈夫则想尽办法破坏她的兴致。于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在耳闻目睹这出婚姻活剧时，便简单地认为，尽管自己的头发颜色是暗棕色，和父亲的一样——头发很软，只要脱帽子或者坐得离电风扇近，头发就会翘起来——但他还是同情留着红棕色头发的母亲。然而他父亲担心没钱的恐惧一直落实到了胃里，在那儿搅得他寝食难安。或许他东奔西颠地来到东北方，来到一个岩石嶙峋、土地贫瘠的地方，以至于花起钱来不情不愿，这决非偶然。

在宾夕法尼亚，用砂岩砌成的旅店——犹如村中的种子，有的兴旺发达，其他的则腐烂不堪——每隔三英里左右就有一家，夏天步行一小时，或者乘上由几匹马拉的农场马车途中不消饮水即可走过这段路程。农场生活仍然控制着时间。老人们大白天的时候都在打盹。街坊邻居互相兜售着自家后院栽种的芦笋、青豆和番茄，米夫林大街路面较高，雨水都冲入了阴沟里，每天清晨大街上都会响起拉车的马匹有一搭没一搭的马蹄声，马车去的是远处市

中心的通衢大道奥尔顿·派克，路中央有电车轨道。欧文出生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罗斯福刚刚执政，由于没地方住，所以他被送往柳条镇他祖父家，村落早先并入了镇子，它以旅店边上的一棵参天古树为名，树根被蜿蜒流入费城的小溪浇灌滋润。村里还有几条较小的路，同米夫林大街平行，叫做第二街，后来又有了第三街、第四街。这些路通向山上，孩子们冬天的时候在此滑雪橇，顺着密实的雪面往下滑，跌跌撞撞地冲过设有路障的十字路口，一直冲到煤场溅得煤渣飞舞才停下，镇上的工人是从卡车上将煤渣铲在这儿的。煤渣、密实的雪面、客厅进门处的圣诞树，在步行上学途中一直相伴左右，它们仅仅维持了几天而已，在潮湿乏味的冬季里显得稀稀落落，但这样的记忆能延续整整一年，使得孩子永恒真实的世界愈发生动起来。

温煦的天气从三月一直持续到十月。薄雾笼罩着柳条镇。欧文的小卧房装着橡木护墙板和一个书架，可以从房里看见一处空地，夏季吃过晚饭后，在浅乳状的暮色中，他和其他邻居家的孩子常常在这儿玩耍一个小时，而高高的青草马上要结籽了，挠得皮肤好痒。自从女孩比男孩多后，飞球、踢可乐罐和触身式橄榄球，女孩们什么都玩。有一次，在空地里，在被露水打湿、压平的草坪上——已是秋季，学校已经开学——欧文忽然看见了自己几天前丢失的眼镜，眼镜装在棕色搭扣眼镜盒里。找到了！他曾把房子找了个遍，他母亲背地里说让他可怜的父亲花钱再买一副就是要他的命。当他弯下腰，将盒子紧紧拿在手上时，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眼镜盒湿乎乎的，它好几个日夜都在耐心等待他去找到自

己。真的，盒里面有让他目光锐利的金边镜片，在他鼻子上留下凹痕的豆荚状小鼻托，让他耳朵生疼的弯曲的金属镜脚。当他二年级的时候听说得戴上眼镜才能读书、看电影时，他哭了。他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会长大不需要这玩意儿。或许他找到眼镜这件事还算不上是个奇迹，因为他每天都走这条斜路，穿过杂草丛去和比他高一年级的朋友巴迪·鲁尔克见面，这样他们一起走着上学时，就不用碰见第二街的那帮女孩子了。巴迪没父亲，这使他有古怪，容易担惊受怕。他喜怒无常，头发垂到了眉毛中间。他头发硬直，根根往前竖着，嘴巴从来没咧开笑过，那是因为矫正架的缘故，这种亮闪闪的金属托架在每颗牙齿中间都卡着一个银色的方形框。欧文想跑回去告诉母亲他找到了眼镜，父亲不用花钱买新的，但他不想见巴迪时迟到，于是加快了脚步，失而复得的眼镜盒使他的灯笼裤潮乎乎的，他的大腿皮肤有了一种刺痒的感觉。

另一天凌晨，就在屋子临空地的这一侧，欧文听见了枪声。他之前睡着了。他觉得好像是在听见枪声之前就醒过来了，这噪音在梦里已经吵醒了他。他看过很多警匪片，知道火药引爆的声音，但影片中都是噼里啪啦的机关枪声，这次的声音却是孤零零的。

他父母亲也听见了，因为他们在卧室里、在他紧闭的门外露出了动静，有两个声音，一男一女，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后来复归沉寂。外面尚未漆黑一片；侧院的树木影影绰绰，在缕缕灰色光线中显出了模模糊糊的一大片，于天际抹上了一层浅黑的色调，后来

鸟儿开始啁啾鸣唱。街上阒寂无声，没有车辆行驶，即使连农场的马车都没有。之后，他听见了警报声，再后来又是他父亲清晨朗读新闻的声音，他父亲已经到街上打听过消息，说是距空地往北两栋屋子的地方，有个住在霍夫曼夫妇家的年轻人用科尔 38 口径的军用左轮手枪自杀，魏斯·霍夫曼一战以来一直保存着这把枪。丹尼·霍夫曼还不到二十岁，但以前夏令营里有个受他照看的孩子跳入浅水区撞断了脖子，他一直对此心怀内疚，尽管这已是去年夏天的事了。丹尼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他总是待在屋子里收听广播连续剧，一直不愿找工作。

什么都有原因。从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大萧条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二年里，这是欧文家周围最富戏剧性的一件事。而住在街对面的女人约斯特太太在临街的窗户上插了面五星旗，但她家五个当兵的男孩回来时都是神采奕奕。斯基普·波泰格把隔壁家只有十七岁的玛丽·卢·布鲁姆巴赫的肚子搞大了，不过后来他娶了她，于是万事大吉。婚礼那天，玛丽·卢把孩子放在童车里，她推着车子在去艾克梅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走，她走过别人家的门口，门檐上的水槽把屋顶上的积水冲往阴沟，她走过人行道上的绿化区，马栗树的根茎露出了地面，要是穿着滑冰鞋溜冰的话，准保会把人绊倒。炎炎夏日的晚上，在拥挤不堪的连排房屋另一侧地势较高的地方，走上几级水门汀台阶便是歪歪斜斜往外倾侧的墙壁，而别人家吵架的声音会透过安着纱窗的窗户，从街对面传过来。但是这儿没有谁离婚，欧文是这么记得的。抬高嗓门、扯着喉咙喊和摔门的声音这儿很容易就能听见，但离婚只能在别的地

方，在好莱坞和纽约发生，离婚是个悲剧性事件，让人难堪，没有人，自然也没有孩子愿意看见：一个破碎的家庭。正是这句话让人觉得罪孽深重、让人胆寒，它将一切都化为齑粉，就像被炸毁和烧毁的房屋一样，当地的谢赫拉扎德电影院播放的新闻短片里可以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世界充满了毁灭和邪恶，看来只有美国能纠正时弊。国家正在打仗，在欧文的幻想中，从他卧房里看见的空地就是一个炸弹炸下的弹坑，上面长满了野草。

原来的柳树仍然存活着，根部用铁锹戳了几个洞，杀虫剂和肥料就注射进这些洞里面，它就像个显要人物似的受人呵护；它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曾有一家装有轱辘的造纸厂，一口满是鱒鱼的池塘，在网格状的街道前面还有一条进行马拉车比赛的脏兮兮的马道，马道被设在派克路北边的低地那儿。欧文住的地方其实不是他的房子，甚至于也不是他父母亲所有；它属于他的外公外婆，伊萨克·劳什和安娜·劳什，他们是米夫林大街上的老住户，也是大户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外祖父刚在烟叶生意中赚了钱后就买下了这栋房子。他卖掉农场，搬到了十英里开外新近摩登起来的柳条镇。之后是大萧条时期，他的存款日渐减少，他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便搬了进来。老两口拥有房子，其他人还能赚钱。欧文的父亲在奥尔顿的针织厂里当会计。欧文留着红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的母亲则在奥尔顿百货公司里卖布料，后来她上班赶电车的路上，她的小孩子会从米夫林大街一路哭哭啼啼地追着她，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父亲弗洛伊德·麦肯齐是马里兰人。欧文起的是他那位老爱生病的祖父的名字，他在他出生前就死了，但按照

家里人神乎其神的说法，他祖父睿智、活跃，充满奇思妙想，就像苏格兰人一样。这个老欧文在艾里山有家五金店，闲暇时候会对自己的货品作些加工，搞些发明，比如拔草机，拔草的时候不用弯腰，还有修篱机，曲柄操作起来很方便，但没一家公司生产他的东西来让他发家致富。他死于结核病，死时一文不名。但他想在这个艰难世道过得滋润些的想法遗传给了他的孙子。麦肯齐夫妇并不富有，但为人聪明，头脑转得快。欧文的父亲告诉他，“你像我老爹。你和他一样对什么事都爱刨根问底。他就喜欢坐下来，琢磨这些东西的原理。我呢，除了关心下一个子儿从哪儿来之外，对其他事从不操心。”老爸说过这有点悲哀，好像麦肯齐家混合了两种特质——充满想象力，乐观向上，但又家道贫弱，而且对世事不闻不问，哪怕世界日复一日地面目全非，将他们掏个精光也无所谓。

曾和欧文生活在一起的叔祖也有点像个梦想家，他卖掉农场，把钱投进股票，最终打了水漂。他是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但他适应能力强，肯吃苦耐劳，英语讲得很棒，每天下午都会雷打不动地看报纸，用宏大想法和高谈阔论来充实自己的无所事事。欧文从这个举手投足颇为优雅的黄须白发老人身上看出了置身世外时的无奈之感，他在自己唯一熟悉的环境中根本就找不到晋身之阶，找不到关键所在。

“爸应该搞政治，他能言善辩，”他女婿会这么说；但就连欧文都明白他祖父对政治已经厌倦透顶，在得过且过的日子中完全听天由命，他要么在后院的菜园里耕地、除草、抽雪茄，要么在楼上自